

澎湖西嶼燈塔展移往東海圖書館展出的緣由及其教育目的

謝鶯興¹、陳曦²、景祥祐³

一、緣由

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，在 2018 年 5 月 18 日配合香港國際博物館日而舉辦「澎湖/馬祖/馬六甲的燈塔保育活動」，曾商借東海圖書館典藏的清朝光緒二十年(1894)刊刻之林豪編《澎湖廳志》，以及和澎湖相關的資料，一併陳列展示。

起因是籌備資料的過程中，得知特藏組謝鶯興先生曾整理東海現有的《澎湖廳志》板本差異，認為可以與之合作，從傳統文獻的記載，進一步追查西嶼燈塔的三篇碑記中的訊息，例如道光年間協助蔣鏞籌款續修燈塔的人，究竟是「陳元戎」、「陳元成」或是「陳化成」的問題。

對「臺灣第一座燈塔」進行文獻整理，藉由現今科技的協助，取得的數據與資料，利用三維技術試圖還原舊燈塔的模型，將這些過程加以量化製成圖表，商借香港、台灣、英國等地資料、照片、地圖，與傳統文獻相搭配，東海彭館長發覺這項工作，不僅呈現對文化遺產之古蹟保育動機與用心，亦顯現圖書館的館員扮演著資料與讀者之間的連繫橋樑，古籍的活化與再利用，具有深厚的教育意義。因此力邀澎湖西嶼燈塔展於香港展期結束後，移往東海延續展出，不僅是兩校、兩所圖書館的交流，更能讓身在台灣的東海大學師生充分瞭解這座燈塔的歷史沿革、變遷，以及背後的文化底蘊。

二、西嶼燈塔文獻的特殊性

根據多年的經驗，圖書館在從事文獻推廣時，經常發現讀者喜歡使用網路資料，取得資料後，並不查證資料的正確性(核對文本)。另外，偏好以當代、本國的視野，觀看眾多事物，因而產生許多局限，限制自我思想觀點。以澎湖西嶼燈塔來說，它與東亞的幾座燈塔都很相像，都有一個相同的脈絡，也就是都曾被不同的國家(含不同文化)管理統治，因此飽含豐富且多元的文化資料，可作為圖書館進行教育推廣的媒介。

圖書館能對文化遺產做些什麼呢？要如何將文化遺產與典藏的古籍進行連結？這是一個重大的課題。蒐集、瀏覽許多資料後，關於西嶼燈塔的文獻中，發現它從清朝乾隆四十三年(1778)創建開始，是屬於福建省台灣府的澎湖廳管轄，文獻都以文言文記載；咸豐八年(1858)，第一次英法聯軍清廷戰敗，

¹ 東海圖書館特藏組組員

² 東海圖書館特藏組組員

³ 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特別顧問

被迫簽訂「天津條約」的「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」後，中國的海關就由外國人來掌治，燈塔由外國人管理，使用的文件改以英文為主；光緒元年(1875)改建西嶼燈塔為洋式燈塔，同時西嶼塔燈的名稱，在英文文獻中就變成「漁翁島燈塔」(Fisher Island Lighthouse)。

台灣當時並無報紙，香港有《香港憲報》(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)英文官方出版物，上海有《北華捷報》(North China Herald)的英文報紙及《申報》的華文無句讀報紙，但在 1875 年有關西嶼燈塔改建的即時詳盡訊息，只見於英文出版物的記載，因此要了解這段歷史，實必須藉助英文資料了。

甲午戰敗後，清廷與日本的簽訂《馬關條約》，光緒二十一年(1895)日本統治台灣、澎湖後，記載西嶼燈塔的訊息，出現在日本文獻(如日本台灣總督府《府報》)中，研究西嶼燈塔亦須藉助日文資料了。

民國三十四年(1945)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，台灣、澎湖又回歸中國，因此對西嶼燈塔的各项記錄，又變回中文，但此時傳統使用文言文表達的模式已改為白話文。

三、西嶼燈塔與傳統文獻的連結

鄉土意識高漲的時代，大家都強調本土、本土化，現今西嶼白色的圓柱燈塔，是否就是原有的燈塔而維護下來的呢？另一個問題是，中國本土到底有沒有燈塔呢？以及傳統文獻有無對於中國燈塔的記載呢？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。

從《澎湖廳志》的記載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，清朝的乾隆四十四年(1779)，西嶼燈塔興建完成，清朝謝維祺〈澎湖西嶼浮圖記〉記載：「酌就古塹基地，廣其下座凡五丈，礮石為浮圖七級，級凡七尺。」同書「武備·附考」記載：「(同治)十三年(1874)二月，委員陳錫會同文武履勘，議就原塔拆卸建造，始有標準。……監工人員韓達紳。新立閩海關四至界石。光緒元年(1875)……七月，旂後幫辦稅司點理、洋人必司理、加理司，乘凌風輪船到澎，十一日動工於舊塔之左起造新塔。用長方鐵片鑲嵌成圍，層層加高，其舊塔房屋毀拆改建洋樓。」由此可知，今日所見之燈塔，最早是光緒元年(1875)修建的外貌。

現代年輕人對傳統文獻的掌握與過去不同，當今的年輕學子，對於古籍文獻，通常是敬謝不敏，避而遠之，圖書館對於文獻使用的推廣，也盡可能避免對古籍內容的介紹與使用。即使介紹古籍的資料庫，如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」、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、「雕龍中日古籍全文資料庫」或中央研究院的「漢籍文獻資料庫」，大都點到為止，不會深入地觸及它們的實質效用。一

一般人以為電子版本可以取代紙本書，實則未必；不僅紙本古籍乏人使用，數位化後的古籍利用率亦偏低。

當代大學圖書館還是面臨一個老問題：古代文獻與當代教育缺乏關聯性 (questions of relevancy)。如何促進讀者認識這些珍貴文獻？如何提供課堂外的學習活動，引導讀者探索傳統古籍經典文獻？如何透過教育活動，協助讀者在古籍文獻中發現的先賢智慧與感悟，以多元的表達形式進行學術交流與對話？這才是古籍數位化之後最重要的關鍵與課題。

以本次蒐集燈塔相關資料的經驗為例，利用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」檢索「燈塔」一詞，以瞭解這個名詞在傳統文獻中，究竟何時才出現？查出晚唐薛能〈影燈夜〉：「偃王『燈塔』古徐州，二十年來樂事休。此日將軍心似海，四更身領萬人游。」可知最早在晚唐(九世紀)就有此名詞，但未能明確知道是否具有照明或指引的功能。至元朝王逢《梧溪集》卷五〈江邊竹枝詞有序〉：「南北兩江朝莫潮，郎心不動妾心搖、馬駝少箇天『燈塔』，暗雨烏風看作標。」從「暗雨烏風看作標」一句，已經可以發現具有今日燈塔的功用了，只是其位置是在「江邊」，不是在「海邊」罷了。

四、西嶼燈塔展在東海辦理的教育目的

如前所述，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與東海圖書館的結緣，其根源即在於東海收藏一部清朝光緒二十年(1894)刊刻的《澎湖廳志》(林豪纂修)。雖然該書後來台北的成文出版公司曾影印發行(收入《中國方志叢書》)，但原書除台灣圖書館外，就只有東海才有，可知它的珍貴性。東海圖書館的館員將典藏的幾種《澎湖廳志》板本進行比對，呈現不同版本內容上的差異。可視為古籍活化的方式之一，也因此吸引香港城市大學將這套古籍借到圖書館參與「西嶼燈塔保育活動」的展示，顯現古書是有用的，更可以利用這種方式加以活化。這是辦理燈塔展的教育目的之一。

對於展示的資料和教育目的之連結，東海典藏不僅有《澎湖廳志》的線裝古籍，還有《澎湖紀略》、《臺灣府輿圖纂要》、《澎湖續編》、《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》等中文古籍複製本；另有日本統治台灣時間彙編的：《澎湖島》、《澎湖風土記》、《澎湖事情》、《澎湖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》等日文書籍；以及近人編撰的《臺灣之燈塔》、《澎湖地景》、《澎湖縣鄉土史料》等鄉土介紹書籍。

從書籍的陳列，配合期刊雜誌刊登近人對西嶼燈塔的文獻介紹，不僅可以提供參觀者藉以瞭解澎湖與西嶼燈塔的重要性；從現存三座燈塔碑記的實地拍攝下，發現從立碑，到二十多年前何培夫教授進行田野調查的拓碑，石

碑歷經時間的磨損、腐蝕，乾隆年間的二座石碑已難以辨識。可見在歲月的摧殘下，我們必須利用不同載體來保留內容，比對內容的差異；在進行文獻蒐集、整理，校勘與考訂的過程；而在文獻整理的過程中，圖書館作為讀者與資料間的橋樑，是可以扮演教育的腳色，可以協助學校教育是肩負社會責任的功能：重視文獻，核對文本，訂正網路常以訛傳訛的錯誤觀念。如：陳化成日文訛為陳元成；仍刻留在燈塔主體門楣上的 David M. Henderson，《澎湖廳志》譯名為韓達紳，現今年輕人是資訊的使用者也是創造者，面對西文詞語時，往往輕率地使用網路翻譯軟體，未查閱原始文獻或官方文件，而產生不同的譯名，或作韓德善、韓德森，導致使用者有心要確認資料的正確性時，需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，逐一去訂正，產生許多不必要的資訊傳播的社會成本。

透過這種文化古蹟的認識與保育活動，我們可以看見年輕學子們對於古蹟的熱情與關心。利用文獻記載的訊息與資料，建築領域的梁嘉豪同學製作出 3D 模型；翻譯語言學系的丘上曙、陳芷晴、金君三位同學試著將清朝周凱〈西嶼塔燈詩〉翻譯成英文⁴；擅長書法的會計系王瑋樂同學，以毛筆書寫這首詩，顯現藝術之美；媒體與傳播系的賴大立與黃琪琪、梁亦璇、羅燕清、宋碧琳、楊文文等六位同學，分別在老師團隊的帶領下，拍攝「復活澎湖西嶼塔燈」、「燈塔記憶--澎湖漁翁島燈塔」兩部記錄片。這些創作與活動都與《澎湖廳志》這本古籍的內容息息相關。以翻譯成英文而言，〈西嶼塔燈詩〉二首原本各為七言絕句的 28 字，但因作者書寫時，對於其中某些字句進行雙行夾注(共 23 字)的解釋，全詩變成 51 字(這是傳統古籍的書寫模式)。如果利用 google 尋找這首詩的資料，可能就出現沒有雙行夾注的狀況，那麼對於詩中的「幾曾經營懷小謝，莫教風雨任飄零」，便很難明瞭了。這裡談的是三個人的事蹟：「小謝」指乾隆年間創修燈塔的謝維祺，「莫教風雨任飄零」的雙行夾注則交待了道光年間的陳化成和蔣鏞兩人籌款續修的事。可見閱讀古籍本身的重要性。

⁴ 台灣大學前文學院院長彭鏡禧教授，在香港城市大學指導翻譯及語言系的學生進行〈西嶼燈塔詩〉英譯時，因為他重視古籍文獻的使用，特別要求學生在翻譯前先利用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」檢索「小謝」和「大謝」這兩個名詞是否存在？與這首詩中的「小謝」有無關連？並將自己翻譯這首詩提供在這次展覽使用。彭教授重視古籍與推廣、運用的做法，呈現出傳統文獻的內容，並非僅供文史哲學門的使用，其實在各類學科也都有其不可忽視的參考價值，古籍文獻的查核、閱讀，是可以避免誤用、誤解而產生的錯誤，以致以訛傳訛，造成後人需花費更大心力去訂正而付出的代價。